



國朝文類卷第四十九

行狀

中書左丞李忠宣公行狀

姚燧

公諱德輝字仲實世居通之潞縣曾祖某祖全再
 世不仕考朴尚書吏部主事妣宗夫人三子長德
 英德芬季公吏部君生三十九年且卒指公謂宗
 夫人曰吾為吏治獄不任悍鷙刻削人蒙吾力脫
 罪罟齒平民者衆天或報施善人是兒其大吾門
 者勿憂貧且賤公方五歲哭之如成人家纔儲五
 升菽夫人春蓬稗為糧芼藜苒為菹活之荒歲既

就外傳嗜讀書束於貧無以自資輟業十六監酒
豐州祿食先足旨甘有餘則市筆札錄書夜誦不
休夫人以過耽苦慮傷其孱薄也為滅燭止之已
乃厭糟麴歎曰志士顧安此也耶仕不足以匡君
福民隱不足以驩親善身兩間之間人壽幾何烏
可無或有聞死同腐草木也絕少年輩不游召其
所親與率一時名公碩儒歲丁未用故太傅劉文
貞公秉忠薦徵至潛藩俾侍 今皇太子講讀薦
故翰林侍讀學士竇默故宣撫司參議智迂賢皆
就徵癸丑先朝封周親割京兆隸潛藩擇庭臣可

理賦者使調軍食實出公從宜使辟故真州總管
高逸民自佐時汪忠烈公始宿兵利州扼四川衿
喉規進取數萬之師仰哺於公乃募民入粟綿竹
散幣集之或給鹽券使歸京兆受直陸輓興元水
漕嘉陵一年而錢粟充棟於軍中宋臣余玠議棄
平土即雲頂運山大獲得漢白帝釣魚青丘苦竹
築壘移成都蓬閣洋夔合順慶隆慶八府州治其
上號為八柱不戰而自守矣夔蜀之本實張於斯
丁巳深峻用事臣大集關西河南諸臣入計局以
中嘗為潛藩用者文致多方於公獨無絲髮得已

未從南征至鄢畱後行營庚申以爲南京經略使
再月又以爲北京宣慰使其年

皇帝即位中統改元五月又以爲燕京宣撫使燕
多劇賊造私幣雜真行民間陰結死友相誓復仇
怨殺人公悉捕誅之雖中書開府在燕令行禁止
多不上白由是忤時相意以誣去位從北征還守
北山諸關三年惡已相反誅以爲山西宣慰使罪
權勢之籍民爲奴免而良者將千人至元改元罷
宣慰司授公嘉議大夫太原路總管兼府尹至是
潛藩故臣相無有出爲二千石吏者上以太原難

治故留居此會我先左丞公當分省遷調山西河
東世職守令即遣諭旨公拜稽首曰陛下以臣堪
一縣俾爲令臣烏乎可擇況以千里寄治非材大
懼任使不稱以傷陛下之明敢薄之耶自爾愈益
勤勵崇學教以明人倫表孝節以善風俗逐姦賊
以剔民賊裁婚葬俾師簡儉敦耕桑以富生理之
出立社倉以虞水旱之歉一權度以絕欺詐之攘
嚴鼓柝以警竒袤之覬凡可與民漸摩仁義者無
施不張嘉禾瑞麥六出其境滿秩左部差功最天
下右部考過惟草竊盜不獲一人五年徵入爲右

三部尚書人有由訟財而失其兄子者公曰何疑
焉叔殺之也深竟其獄公所信厚及權貴言可撼
公者莫不請求保為衣冠之族無有是也皆漫不
為應懸已俸為賞購之其家人果上變告情狀呈
露言者慙服叔竟以是病死俄轉戶部尚書事無
大小必決之一日書判煩勞指為之璽七年會

上以蝗旱為憂俾錄山西河東囚行至懷仁民有魏
氏發得木偶持告其妻挾左道厭勝謀殺已經數
獄服詞皆具自以為不寃公燭其誣召鞠其妾榜
掠一加服不移晷蓋妬其女君謂獨陷以是罪可

必殺之也即直其妻而杖其夫之溺愛受欺當妾
罪死觀者神之或咨賞泣下八年授中奉大夫參
知北京行尚書省事九年罷尚書省以故官參知
北京行中書省事京南徒水歲泛溢至城下為患
公築堤捍去皇子安西王有土關中之明年當十
一年奏求公輔已以故官改安西王相至則視瀕
涇營牧故地可得數千頃起廬舍疏溝澮其中假
牛種田具賦予貧民二千家屯田最一歲入得粟
麥石十萬芻粟束百萬公是來也貧不能從妻子
留之京師事或上聞賜錢二千緡遣之明年詔以

王相撫蜀其年重慶猶城守東西川各開樞府合
兵數萬人圍之公至成都兩府爭遣使咨受兵食
方畧公危語動之曰宋今旣亡重慶以巨擘之地
不降何歸政以公輩利其剽殺不得有子女懼而
來耳不然他日兵未嘗戰及招討畢某偕中使奉
璽書來赦最宜正言明告嚴備止攻以湏其至反
購得軍吏杖之爲僞得罪懷之入降水陸之師雷
鼓繼進實堅其不下也中使不喻詐計竟以不奉
明詔反命如是者皆公輩玩寇疆場心迹之著白
者况復軍政不一相訾紛紛朝夕敗矣豈能必成

功爲哉兩府多致金帛子女爲謝曰戎捷與人法
令所不禁也公讓不受出未至秦瀘州畔而重慶
圍果潰再退守瀘州十三年秋也明年詔以不花
與公代爲西川副樞公兼王相大軍旣發公留成
都供億食纔支半月賦粟繼之官船不足括商民
船千艘日夜督運其年復瀘州十五年重慶之圍
再合踰月即下紹興南平夔施思播諸山壁水柵
隨之皆下而東樞府猶故將也懲前與西川相觀
望致敗惡相屬願獨軍圍合州初公撫蜀徑東川
歸以爲重慶帥聞受圍必徵諸屬州兵盡銳拒守

合州空虛誠使諜人持書曉之兵隨其後亦制合
 一奇也即出合俘繫順慶獄者縱之使歸語州將
 張珏以天子威德遠有宋室淪亡三宮皆北又頌
 聖量含弘錄功忘過能早自歸必取將相與夏呂
 比又為書反覆禮義禍福譬解其言以為均為臣
 也不親於其子孫合之為州不大於宋之天下子
 孫舉天下而歸我其臣顧偃然負阻窮山而曰吾
 忠於所事不亦甚惑乎昔也此州人不自為謀求
 委就者以國有主寧死不欲身被不義之名故爾
 得制其死命主今亡猶欲以是行之則戲下以

遇君竊若首以徼福一旦不難也其說累
 百言又約書言為檄刊木於山浮板於江珏未及
 報而公還王邸至是合遣李興張邵十二人者謂
 事成都皆獲之當斬復為書縱歸使喻其將王立
 其言如喻珏者而益剴切興至立亦計夙與東府
 有深怨懼誅使興等導帥幹楊懈懷蠟書間至成
 都降公從兵纜數百人赴之東府害其來爭有言
 前歲公為書招珏誠亦極矣竟不見寤無功而還
 今立珏牙校也習狙詐不信人特以計致公來使
 與吾爭垂成之功延命剋刻耳未必定降定降公言

圍而來受何物視我必不汝進公曰前歲合以重慶存故力可以同惡今也孤絕窮而來歸亦其勢然吾非攘若功者誠懼汝憤其後服誣以嘗抗蹕先朝利其剽奪快心於屠城也吾為國活此民豈計汝嫌怒為哉即單舸濟江薄城下呼立出降安集其民而罷置其吏立德之與金玉飾少艾為謝公曰若以吾為是來耶吾無事乎此其持往餽之東府合人自立而下家繪事之川蜀平復以王相還邸是年王薨公感其受知深而悼夫棄國之蚤也哭之幾不能生十七年詔公與商省參政程某

即其地聽思播湖南所訟鎮遠黃平田會西南夷羅氏鬼國叛別詔雲南湖南四川合兵三萬人誅之前茅及境矣公曰蠻夷無親為俗吝貪始由邊將撫之失策積怨以叛好事之臣請加兵誅旁諸小夷洵懼相擅繼叛者必衆恐非直三萬人能歲月平也吾賴天子仁聖馳一介之使招之可坐俟其棟豈必煩兵不及以聞遣安珪止三道兵張孝思諭鬼國降其酋阿察熟公名問曰是活合李公耶其言人曰明信可恃即日受命身至播州降語且泣曰吾屬百萬人不公惠活寧鬪死不降事畢

驛聞 上為之開可改鬼國為順元路以其弟阿
利為宣撫使其年王相府罷十一月二十一日始
至黃平是夜也星如斗寶館垣外公弗善也歎曰
他日嘗夢主烏江今播水適名烏江與是星皆吾
死徵也夫吾嘗誦馬伏波老當益壯之言而奇曹
武惠為將不殺得今活羅鬼馬革裹尸歸何憾二
十七日卒後七日資政大夫中書左丞安西行中
書省之命下蠻夷望輜車為位祭且哭者動百千
人塗所經男女空家山谷嗟聚觀合之安撫使立衰
經率吏民迎哭傾振山谷為發百人護喪達與元

上聞而悼之贈光祿大夫中書右丞謚忠宣公賜
錢二千緡具葬先妃一嗣王遣前僉書王相府事孛
羅賻錢五百緡具奠明年僉播州安撫司事何彥
抗章請即州治之東為廟制曰可薨年六十三夫
人胡氏前公卒今夫人某氏子一人嘉議大夫安
西路總管兼府尹諸軍奧魯頰也女二人長適嘉
議大夫禮部尚書劉秉恕幼在室嘗際公平居以
先夫人剛嚴其弟宗耳有小過對眾奮杖撻之不
少惜公若何而驩奉使未嘗有厲色遽言其亦能
子哉二兄既位不大羅於時每分吾有不至以寡

之見告其盡禮婦氏不以語人人知為姑若從母
不以為兄弟也與人交誠易炳白不張城市機穽
不面為許退與他人語必諄諄暴其所長而難
其不及至繩檢姦慝奮發忿急不能容其過然亦
不能留怨惡於胷中雖舊欲擠已入不測淵者事
已輒忘之畧無校言復意自奉甚薄有積則施之
不為子孫他日計西川副樞 上嘗賜以玉帶錦
衣錢二千五百緡止留其服物餘悉分之親戚賓
客一日而盡人問之則曰曩吾家多責券縣官憐
而賜償之無負矣吾貴而薄功又可富而厚享耶

不思而兩有之神不福人幸以是人曰我貧吾利
器也故自入官非素所往來有相答報者未嘗恃
形勢取一錢直醜再為尚書權臣力能生殺人恥
公共事累年足跡獨不及吾門以祿薄用奢為言
願奉母錢百金交驩令取子自益卻之亦不為謝
王相七年及事先王五年言必切切臣職子道請
聞斯行以絕專嫌簡約侍衛以裁浮費無急土木
殫匱民力者中外所厭誦凡人賢而有聞滿調將
東歸必薦汲之王陞秩留之故關輔得士為多皆
視為已職當然未嘗語人由我而然以期見德遇

事謹敏好謀善問多不自用及其末路生人之心
愈切取信蠻夷聞其諭招椎結荷旃竭蹶慕義三
道之兵爲之抑首思微利於萬里羞成功於一介
寶星烏江馬革包柩斬木通道舁歸要荒抑嘗觀
今中統以來將相臣一死率於其家天下之情稱其
平生所爲功高者惜德大者思不遇如是而極然
未有若公逢掖死事爲世所壯者也嗚呼賢哉又
嘗觀古君臣莫難於合莫尤難於信蓋合或可伺
所欲以中而信則必不可襲取於一時自公始侍
著藩 聖皇非遽貴之也亦嘗身接之面訓之

我之親以細微觀其敬忽置之糾紛試其理解嘗
以雷霆察其變常納之汙濁驗其潔白既久而後
知遇也其後三十三年之中或使或牧或從或留
或相或傳諸侯王或將凡賞勲勞優者舊可以勸
人臣者公皆與爲之至商論羣臣能否於公不曰
清則曰剛或曰不欺不見有疑於聖訓用未盡年
未羣人猶未足其悲受任於已試知遇於既久可
與疇咨海內者將不知誰在也嗚呼悲哉後三年
頽彙進遺事求狀公行燧亦荷公知且久遊其門
又與頽嘗同受學義不得以不文爲讓姑爲論次

如此奉議大夫陝西漢中道提刑按察副使姚燧
謹狀

翰林學士承旨董公行狀

虞集

公諱文用字彥材真定路橐城縣人元帥公第三子也公生十年元帥公死主事于歸德母李夫人治家嚴伯兄忠獻公文炳教諸弟有法公內承家訓而外受學侍其先生軸故學問早成弱冠以詞賦試中真定時以真定橐城奉 莊聖太后湯沐歲庚戌 太后使擇邑中子弟來上公始從忠獻公謁 太后和林城

世祖皇帝在潛藩命公主文書講說帳中常見

重癸丑 世祖以 憲宗皇帝命自河西征雲南

大理忠獻公在行公與弟壽國正獻公文忠先在

軍中督糧具贊軍務丁巳 世祖令授皇子經是

為北平王雲南王也又使為使召遺老於四方而

太師竇公默左丞姚公樞鶴鳴李公俊民敬齋李

公冶玉峰魏公璠偕至於王府得人為盛己未

世祖以 憲宗命取宋公發公邊蒙古漢人諸軍

理軍需將攻鄂州宋以賈似道呂文德將兵抗我

水陸軍容甚備九月 世祖臨江閱戰忠獻公請

三十八 自月之頁卷四十九

曰宋恃江為險兵力厚法當先之奮其氣臣請先
公與正獻公固請偕行 世祖親料甲冑擇大艦
授之乃率敢死士數十百人鼓棹疾呼奮進直薄
南岸諸軍亦爭進宋軍來赴戰三合三敗之公乘
小舟歸報 世祖 世祖方駐香爐峰因策馬下
山問戰勝狀則扶鞍起立豎鞭仰指曰天也即賜
卮酒使主帳下宿衛且命傳令他帥曰今夕毋飲
酒毋解甲明日將圍城既渡江會 憲宗崩閏十
一月師還庚申 世祖即皇帝位建元中統公持
詔宣諭邊郡且擇諸軍充侍衛七月還朝中書左

丞張仲謙宣撫大名等路奏公為左右司郎中二
年八月佩金符以兵部郎中參議都元帥府事三
年山東守臣李壇叛據濟南從元帥闊闊帶統兵
伐之五月而克其城壇伏誅山東平元帥卒公還
都元帥阿朮奉詔取宋召公為屬公辭曰新制諸
侯摠兵者其子弟勿復任兵事今伯兄以經略使
摠重兵鎮山東我不當行帥曰潛邸舊臣不得引
此為說公病不行五年改元至元之歲也 上曰
董某安在年始壯不使為國効力今安在召授金
符為西夏中興等路行省郎中中興自渾都海之

亂甫定民間相恐動竄匿山谷而省臣方入奏同僚不知所為公曰吾死不可以去此宜鎮以靜乃為書置通道諭之然後粗安始開唐來漢延秦家等渠墾中興西涼甘肅瓜沙等州之土為水田若干於是民之歸者戶四五萬悉授田種頒農具更造舟置黃河中受諸部落及潰叛之來降者時近屬貴人曰只必鐵木兒者鎮西方其下縱橫需索旁午不可會計省臣不能支公坐幕府輒面折以國法其徒積怨譖公貴人怒召使左右雜訊之意叵測公曰我天子命吏請得與天子所遣傳

貴人者辨

天子所遣傳貴人者中朝舊臣嘗事

莊聖太后來詰問公不承貴人旨意狀公曰我漢人生死不足計我所恨者仁慈寬裕如貴人以重戚鎮遠方而其下毒虐百姓凌暴官府傷貴人威名於事體不便因僂指其不法者數十事詰問者驚起去白貴人即召公謝之曰非郎中我殆不知郎中持此心事朝廷宜勿怠自是譖不行而省府事粗立二年入奏經畧使宜還以上旨行之中興遂定三年行省罷還京師命公為中書省左右司郎中辭之五年立御史臺授公山東東西道提

刑按察副使以仲兄右衛親軍千戶文蔚卒不及
赴八年立司農司授公奉訓大夫山東東西道巡
行勸農使十一年三月加朝列大夫勸農使如故
山東中更叛亂多曠土公巡行勸勵無間幽僻入
登州境見其墾闢有方公爲詩表異其守移刺今
刻石在州治於是列郡咸勸地利畢興五年之間
政績爲天下勸農使之最十二年丞相安童公奏
公爲中順大夫工部侍郎代紇石里紇石里者阿
合馬私人也其徒間安童公罷政即使鷹監奏曰
自紇石里去工部侍郎不給鷹食鷹且瘦死矣

上怒趣召治之因急遣公入見

上望見曰董

願爲爾治鷹食者耶置不問別令取給有司阿合
馬知不可諧十三年出公爲少中大夫衛輝路總
管兼本路諸軍奧魯總管佩金虎符郡當要衝民
爲兵者十九餘皆單弱貧病不任力役會初得江
南圖籍金玉財帛之運日夜不絕于道警衛輸輓
日役數千夫公盡然憂之曰吾民弊矣而又重妨
糴事殆不可乃從轉運主者言郡邑胥校足備用
不必重煩吾民也主者曰公言誠然即行公言事
萬有一不虞罪將誰歸公即爲手書具官職姓名

保任之民得以時耕而運事亦無不具者諸郡運
江淮粟于京師衛當運十五萬公曰民籍可役者
無幾且江淮舟行風水不時至而先弊吾民以期
會是未運而民已憊矣乃為集旁郡通議立法驛
置民力以紓十四年以職事詣汴漕司方議通沁
水北東合流御河以便漕者公曰衛為郡地最下
大雨時行沁輒溢出百十里間雨更甚水不得達
于河即浸涇及衛今又道之使來豈惟無衛將無
大名長蘆矣會朝廷遣使相地形上言衛州城中
浮者最高者才與心水平勢不可開也事得寢不

行為郡多善政民有去思具見郡教授陶師淵所
撰碑文十六年受代歸田里作遐觀之亭於故立
茅茨數椽僅避風日讀書賦詩怡然燕居自號野
莊老人 裕宗在東宮數為臺臣言董某勲舊忠
良何以不見用也十八年臺臣奏起公為山北遼
東道提刑按察使不赴十九年朝廷選用舊臣乃
召公為太中大夫兵部尚書自是朝廷有大議未
嘗不與聞廿年江淮省臣有欲專肆而忌廉察官
者建議行臺隸行省狀上集議公議曰不可御史
臺譬之卧虎雖未噬人人猶畏其為虎也今司

僅在紀綱猶不振一旦摧抑之以采薪然無可復望者矣又曰前阿合馬用事以商賈賤役皆行賄入官及事敗欲盡去其人廷議以為不可使阿合馬售私恩而朝廷驟斂怨也及使按察司劾去其不可者然後吏有所憚民有所赴愬則是按察司者國家當飭勵之不可摧抑也後悉從公議轉通議大夫禮部尚書遷翰林集賢學士知祕書監時中書右丞盧世榮本以貨利得幸權要為貴官陰結貪刻之黨將錙銖培克為功乃建議曰我立法治財視常歲當倍增而民不擾也詔下會議人

無敢言者公陽問曰此錢取諸右丞家耶將取之民取諸右丞家則不敢知若取諸民則有說矣夫羊者歲常兩剪其毛今牧人日剪其毛而獻之則主者固悅其得毛之多矣然而無以避寒熱即死且盡毛又可得哉民財亦有限取之以時猶懼其傷殘也今盡刻剝無遺毳猶有百姓乎世榮不能對丞相安童公謂坐中曰諸君董尚書真不虛食俸祿者議者出皆謝公曰公以一言折聚斂之臣而厚邦本仁人之言其利博哉豈不信然世榮竟以是得罪後嘗謂人曰我不知何事忤董尚書每

折我不遺餘力廿二年拜中奉大夫江淮等處行
中書省參知政事公力辭 上前曰江淮事劇臣
不敢當 上曰卿家世非他人比朕所以任卿者
不在錢穀細務也卿當察其大者事有不便第言
之 公不敢辭遂行行省長官者素貴倨多敖同列
吳取仰視跪起稟白如小吏事上官公則坐堂上
以 公與論是非可否無所遷就雖數忤之不顧也
以 上命建浮屠於亡宋故宫者有司奉行急
迫天大雨雪入山伐木死者數百人而猶欲併大
建佛寺公坐中謂其人曰非時役民民不堪矣少徐

之如何長官者曰參政柰何格 上命公曰非格
上命也今日重困民力失民心豈 上意耶各拂
袖去然竟得少紓其程公在行省政事大槩如此
口三年將用兵海東徵斂益急有司為姦日益甚
公曰吾力不足以口語勝矣乃請入奏事大畧言
疲國家可實之民力取僻陋無用之小邦其條目
甚悉言上事亦罷廿五年拜御史中丞公曰中丞
不當理細務吾當先舉按察使乃舉胡公祗通王
公憚雷公膺荆幼紀許楫孔從道十餘人為按察
使又舉徐公琰魏公初為行臺中丞當時以為極

選方是時桑葛當國用事寵奉方熾自近戚貴臣見桑葛皆屏息遜避無可誰何公以舊臣任御史號不易為桑葛令人風公贊已功於上前公不答又自謂公曰百司皆具食丞相府獨御史臺未具食丞相府公又不答屬朔方軍興糧糗粗備而誅責逾急公謂之曰民急矣外難未解而內戕其根本丞相宜思之於是遠近盜賊蜂起公持外郡所上盜賊之目謂之曰百姓豈不欲生養安樂哉急法苛斂使至此耳又謂之曰御史臺所以揀政事之不及丞相當助之不當抑之也御史臺不得

行則民無所赴愬而政日亂將不止臺事不行也浸忤其意益深乃撻拾臺事百端公日與辯論不為屈於是具奏桑葛姦狀詔報公語密外人不知也桑葛日誣諸公下上曰在朝惟董中丞慙傲不聽令沮撓尚書省請痛治其罪上曰彼御史職也何罪且董某端謹朕所素知汝善視之當是時雖貴近以誣諸遭斥辱者不一公徒以區區之誠賴天鑒主知而免於是逃公通奉大夫大司農時又欲奪民田為屯田公固執不可則又遷公為翰林學士承旨廿七年隆福太后在東宮以公

有欲使公授皇孫以經具奏上以 上命命之
曰老人畏寒須暄和乃一至帳中授經內侍視饌
公每講說經旨必傳以國朝故實丁寧譬喻反覆
開悟故皇孫亦特加崇禮焉三十一年 上命公
以其諸子入見公曰臣蒙國厚恩死無以報臣之
子何能為謹不敢以見命至再三終不以見是歲
世祖皇帝升遐公望宮牆哀慟幾墜馬下同列爭
持扶之及致奠喪次羣臣皆推公曰 先帝漢人
舊臣唯公在矣公宜前受酒行禮皆相對哭失聲
今上將即皇帝位于上都 太后命公從治裝賜

鈔百定以行既即位巡狩三不刺公奏曰 先帝
新棄天下 陛下遠狩不以時還無以慰安元元
宜趣還京師且臣聞人君猶北辰然居其所而衆
星拱之不在勤遠略也 上悟即日可其奏是行
也 上每召入帳中問先朝故事公亦盛言

納賢開國經世之務談說或至夜半

太后亦素知公故多所顧問公自 先帝時每侍
燕與蒙古大臣同列 裕宗嘗就榻上賜酒使毋
下拜跪飲皆異數也 上在東宮時正旦受賀於
衆中見公召使前曰吾鄉見 至尊甚憐汝輒親

取酒飲之至是春賚至渥賜鈔三百定至於金衣
至帶紫笠寶環之賜皆追成先帝之意也是年
詔修先帝實錄陞資善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
公於祖宗世系功德戚近將相家世勳績皆記
意貫穿史館有所考訂質問公應之無所遺失大
德元年夏四月上章言臣老矣請致其事上聞
之特加資德大夫許致仕賜鈔二百定以歸命一
子官鄉郡使侍養六月戊寅以疾薨于里第之正
寢享年七十有四公性孝友四時祭祖禩輒思慕
感愴如將見之事伯元如事父教子弟嚴而有禮

為學以誠實為本故其文章議論皆質直忠厚
不為華靡其從政寬裕慈愛簡於細務至於謀大
事決大議則剛毅正直磊落可觀歷事三朝每以
忠言正論為己任故言事上前必引古證今從
容盡達其蘊而後已平居聞朝政有一未善輒終
夜不寐倚壁歎恨不置曰祖宗艱難成立之天
下豈可使賊臣壞之故每與朝議即奮言不顧危
禍以片言折權姦定國是者不可勝紀朝廷賴之
在御史臺行中書省時所遭皆大姦劇惡每恨公
不順己計萬方欲殺之公一不以為意曰人臣在

位豈愛身苟容而上負國家下負生民乎公仕宦五十餘年凡十八命祿俸之餘盡以買書而家無體粥之資卒賣其京城之宅以償積貸世祖嘗念其貧每欲有所賜使近臣記其事然公終不自言也逮薨之日惟有祭器書冊而已其好賢樂善尤出天性雖待下士必盡禮至老且貴終不倦人有善必推舉之而名公大人聞公所薦亦必曰出董公門必佳士也故天下之士爭歸之與人謀至忠欵故國人有為使遠方若出而領兵治民者必來受教而後行公為開導訓誨足以啟動其意

至有欣然聽之終日忘去者而蒙古大臣見之必曰此故老也皆改容待之嗚呼蓋可謂忠厚誠實君子者矣公先娶王氏元帥某之女先卒再娶周氏江淮都轉運使惠之次女後公四月卒子男八人
士貞士亨為仲兄文蔚後渡江有功官至昭勇大將軍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佩金虎符常侍
裕宗東宮先公卒士楷士英士昌士恒承務郎真定路總管府判官士廉士方女四人長適趙璘次適周俶次適齊東縣尹王良傑次在室孫男十六人守約某某孫女十人長適吳某次適張繼祖次

國朝文類卷第四十九
適侍其正次適王惟賢餘在室曾孫男七人皆幼
公墓兆在縣西北高里先塋之東公國之老臣敷
歷中外久矣上而朝廷下及四方賢大夫士宜必
有深知公者尚能道其德業之詳也謹錄其歷官
行事梗槩如上伏惟立言之君子圖其不朽者焉
謹狀大德七年三月某日大都路儒學教授虞
集狀

國朝文類卷第五十

行狀

知太史院事郭公行狀

齊履謙

公諱守敬字若思順德邢臺人生有異操不為嬉
戲事祖榮號鴛水翁通五經精於筭數水利時太
保劉文貞公左丞張忠宣公樞密張公易贊善王
公恂同學於州西紫金山而文貞公復與鴛水翁
為同志友以故俾公就學於文貞所先是順德城
北有石橋以通達活泉水其後橋為泥潦淤沒失
其所在公甫冠為之審視地形按指其處而得之

河東元公裕之文其事于石其曰里人郭生者即
公是也中統三年張忠宣公薦公習知水利且巧
思絕人蒙賜見上都便殿公面陳水利六事其一
中都舊漕河東至通州權以玉泉水引入行舟歲
可省僦車錢六萬緡通州以南於蘭榆河口徑直
開引由蒙村跳梁務至■州還河以避浮鷄洶盤
淺風浪遠轉之患其二順德達活泉開入城中分
爲三渠引出城東灌溉其地其三順德澧河東至
古任城失其故道沒民田一千三百餘頃此水開
修成河其田即可耕種其河自小王村經濇沱合

入御河通行舟楫其四磁州東北溢漳二水合流
處開引由滏陽邯鄲洛州永年下經雞澤合入澧
河其間可溉田三千餘頃其五懷沁河雖已澆
溉尚有漏堰餘水東與丹河餘水相合開引東流
至武陟縣北合入御河其間亦可溉田二千餘頃
每奏一事上輒曰當務者此人真不爲素餐矣
即授提舉諸路河渠四年加授銀符副河渠使至
元改元從忠宣公行省西夏興復瀕河諸渠先是
西夏瀕河五州皆有古渠其中興州者一名唐
來長袤四百里一名漢延長袤二百五十里其餘

四州又有正渠十長袤各二百里支渠大小共六十八計溉田九萬餘頃兵亂以來廢壞淤淺公爲之因舊謀新更立牖堰役不踰時而渠皆通利夏人共爲立生祠於渠上二年授都水少監公言嚮自中興還特命舟順河而下四晝夜至東勝可通漕運及見查泊兀郎海古渠甚多可爲修理又言金時自燕京之西麻谷村分引瀘溝一支東流穿西山而出是謂金口其水自金口以東燕京以北溉田若干頃其利不可勝計兵興以來典守者懼有虧失因以大石塞之今若按視故迹使水得通流上可以致西山之利下可以廣京畿之漕

上納其議公又言當於金口西預開減水口西南還大河令其深廣以防漲水突久之患衆服其能八年遷都水監十二年丞相伯顏公南征議立水驛命公行視所便自陵州至大名又自濟州至沛縣又南至呂梁又自東平至網城又自東平清河逾黃河故道至與御河相接又自衛州御河至東平又自東平西南水泊至御河乃得濟州大名東平泗汶與御河相通形勢爲圖奏之十三年都水監併入工部遂除工部郎中是歲立局改治新曆先

時太保劉公以大明曆自遼金承用二百餘年浸
以後天議欲修正而薨至是江左既平上思用其
言遂以公與贊善王公率南北日官分掌測驗推
步於下而忠宣樞密二張公爲之主領裁奏於上
復共薦前中書左丞許公能推明曆理俾參預之
公首言曆之本在於測驗而測驗之器莫先儀表
今司天渾儀宋皇祐中汴京所造不與此處天度
相符比量南北二極約差四度表石年深亦復欹
側公乃盡考其失而移置之既又別圖爽壇以木
爲重棚創作簡儀高表用相比覆又以爲天樞附
極而動昔人嘗思管望之未得其的作候極儀在
辰旣位天體斯正作渾天象象雖形似莫適所用
作玲瓏儀以表之矩方測天之正圓莫若以圓求
圓作仰儀古有經緯結而不動公則易之作立運
儀日有中道月有九行公則一之作證理儀表高
景虛罔象非真作景符月雖有明察景則難作闕
凡曆法之驗在於交會作日月食儀天有赤道輪
以當之兩極低昂標以指之作星晷定時儀以上
凡十三等又作正方案九表懸正儀座正儀凡四
等爲四方行測者所用又作仰規覆矩圖異方渾

蓋圖日出入求短圍凡五等與上諸儀互相參考
十六年改局爲太史院以贊善公爲太史令公爲
同知太史院事給印章立官府是年奏進儀表式
樣公乃對 御指陳理致一一周悉自朝至於日
晏 上不爲倦公因奏唐一行開元間令南宮說
天下測景書中見者凡十三處今疆宇比唐尤大
若不遠方測驗日月交食分數時刻不同晝夜長
短不同日月星辰去天高下不同即日測驗人少
可先南北立表取直測景 上可其奏遂設監候
官二十四員分道相繼而出先測得南海北極出
地一十五度夏至景在表南長一尺一寸六分晝
五十四刻夜四十六刻衡岳北極出地二十五度
夏至日在表端無景晝五十六刻夜四十四刻岳
臺北極出地三十五度夏至景長一尺四寸八分
晝六十刻夜四十刻和林北極出地四十五度夏
至景長三尺二寸四分晝六十四刻夜三十六刻
鐵勒北極出地五十五度夏至景長五尺一分晝
七十刻夜三十刻北海北極出地六十五度夏至
景長六尺七寸八分晝八十二刻夜一十八刻繼
又測得上都北極出地四十三度少北京北極出

地四十二度強益都北極出地三十七度少登州
北極出地三十八度少高麗北極出地三十八度
少西京北極出地四十度少太原北極出地三十
八度少安西府北極出地三十四度半強興元北
極出地三十三度半強成都北極出地三十一度
半強西涼州北極出地四十度強東平北極出地
三十五度太大名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南京北極
出地三十四度太強陽城北極出地三十四度太
弱揚州北極出地三十三度鄂州北極出地三十
一度半吉州北極出地二十六度半雷州北極出
地二十度太瓊州北極出地十九度太十七年新
曆告成拜太史令公與太史諸公同上奏曰臣等
竊聞帝王之事莫重於曆自黃帝迎日推策帝堯
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舜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爰
及三代曆無定法周秦之間閏餘垂次西漢造三
統曆百三十年而後是非始定東漢造四分曆七
十餘年而儀式方備又百二十一年劉洪造乾象
曆始悟月行有遲速又百八十年姜岌造三紀甲
子曆始悟以月食衝檢日宿度所在又五十七年
何承天造元嘉曆始悟以朔望及弦皆定大小餘

又六十五年祖冲之造大明曆始悟太陽有歲差之數極星去不動處一度餘又五十二年張子信始悟日月交道有表裏五星有遲疾留逆又三十五年劉焯造皇極曆始悟日行有盈縮又三十五年傅仁均造戊寅元曆頗采舊儀始用定朔又四十六年李淳風造麟德曆以古曆章部元首分度不齊始爲總法用進朔以避晦晨月見又六十三年年僧一行造大衍曆始以朔有四大三小定九服交食之異又九十四年徐昂造宣明曆始悟日食有氣刻時三差又二百三十六年姚舜輔造紀元

曆始悟食甚泛餘差數以上計千一百八十二年曆經七十改其創法者十有三家自是又百七十四年欽惟 聖朝統一六合肇造區夏專命臣等改治新曆臣等用創造簡儀高表憑其測到實數所考正者凡七事一曰冬至自丙子年立冬後依每日測到晷景逐日取對冬至前後日差同者爲準得丁丑年冬至在戊戌日夜半後八刻半又定丁丑夏至得在庚子日夜半後七十刻又定戊寅冬至在癸卯日夜半後三十三刻己卯冬至在戊申日夜半後五十七刻半庚辰冬至在癸丑日夜

半後八十一刻半各減大明曆十八刻遠近相符
前後應準二曰歲餘自劉宋大明曆以來凡測景
驗氣得冬至時刻真數者有六用以相距各得其
時合用歲餘今考驗四年相符不差仍自宋大明
壬寅年距至今日八百一十年每歲合得三百六
十五日二十四刻二十五分其二十五分爲今曆
歲餘合用之數三曰日躔用至元丁丑四月癸酉
望月食既推求日躔得冬至日躔赤道筭宿十度
黃道筭九度有時仍憑每日測到太陽躔度或憑
星測月或憑月測日或徑憑星度測日立術推筭
起自丁丑正月至己卯十二月凡三年共得一百
三十四事皆躔於筭與月食相符四曰月離自丁
丑以來至今憑每日測到逐時太陰行度推筭變
從黃道求入轉極遲極疾并平行處前後九十三
轉計五十一事內除去不真的外有三十事得大
明曆入轉後天又因考驗交食加大明曆三十刻
與天道合五曰入交自丁丑五月以來憑每日測
到太陰去極度數比擬黃道去極度得月道交於
黃道共得八事仍依日食法度推求皆有食分得
入時刻與大明所差不多六曰二十八宿距度自

漢太初曆以來距度不同互有損益大明曆則於
度下餘分附以太半少皆私意牽就未嘗實測其
數今新儀皆細刻周天度分每度爲三十六分以
距線代管窺宿度餘分並依實測不以私意牽就
七曰日出入晝夜刻大明曆日出入晝夜刻皆據
汴京爲準其刻數與大都不同今更以本方北極
出地高下黃道出入內外度立術推求每日日出
入晝夜刻得夏至極長日出寅正二刻日入戌初
二刻晝六十二刻夜三十八刻冬至極短日出辰
初二刻日入申正二刻晝三十八刻夜六十二刻

永爲定式所創法凡五事一曰太陽盈縮用四正
定氣立爲升降限立招差求得每日行分初末極
差積度比古爲密二曰月行遲疾古曆皆用二十
八限今以萬分日之八百二十分爲一限凡析爲
三百三十六限依堦疊招差求得轉分進退其遲
疾度數逐時不同蓋前所未有三曰黃赤道差舊
法以一百一度相減相乘今依算術勾股弧矢方
圓斜直所容求到度率積差差率與天道實爲脗
合四曰黃赤道內外度據累年實測內外極度二
十三度九十分以圓容方直矢接勾股爲法求每

日去極與所測相符五曰白道交周舊法黃道變
推白道以斜求斜今用立渾比量得月與赤道正
交距春秋二正黃赤道正交一十四度六十六分
擬以爲法推逐月每交二十八宿度分於理爲盡
十九年太史王公卒時曆雖頒然其推步之式
夫立成之數尚皆未有定橐公於是比次篇類整
齊分抄裁爲推步七卷立成二卷曆議擬橐三卷
轉神選擇二卷上中下三曆註式十二卷二十三
年繼爲太史令遂上表奏進又有時候箋注二卷
修改源流一卷其測驗書有儀象法式二卷二至

畧景考二十卷五星細行考五十卷古今交食考
一卷新測二十八舍雜座諸星入宿去極一卷新
測無名諸星一卷月離考一卷並藏之官二十八
年有言漕事便利者一謂灤河自永平挽舟踰
而上可至上都一謂瀘溝自麻谷可至尋麻林朝
廷令各試所說其謂灤河者至中道自知不可行
而罷其謂瀘溝者僉公與往亦爲峭石所阻舟不
得通而止公因至上都別陳水利十有一事其一
大都運糧河不用一廠泉舊源別引北山白浮泉
水西折而南經羣山泊自西水門入城環匯於積

水潭復東折而南出南水門合入舊運糧河每十里一置牖比至通州凡置牖七距牖里許上重置斗門互爲提闕以過舟止水 上覽奏喜曰當速行之於是復置都水監俾公領之首事於二十九年之春告成於三十年之秋賜名曰通惠役興之日 上命丞相以下皆親操畚鍤爲之倡咸待公指授而後行事置牖之處往往於地中偶值舊時魏木時人爲之感服船旣通行公私省便先時通州至大都陸運官糧歲若干萬石方秋霖雨驢畜死者不可勝計至是皆罷是秋 車駕還自上都

過積水潭見其舳艦蔽水天顏爲之開懌特賜公錢一萬二千五百緡仍以舊職兼提調通惠河漕運事公又欲於澄清牖稍東引水與北垣河接且立牖麗正門西令舟楫得環城往來志不就而罷三十一年拜昭文館大學士知太史院事大德二年召公至上都議開鐵幡竿渠公奏山水頻年暴下非大爲渠堰廣五七十步不可執政吝於工費以公言爲過縮其廣三之一明年大雨山水注下渠不能容漂没人畜廬帳幾犯行殿翌日 天子北狩謂宰臣曰郭太史神人也可惜不用其言七年

詔內外官年及七十並聽致仕公以舊臣且朝廷
所施爲獨不許其請至今翰林太史司天官不致
仕者咸自公始延祐三年某月日卒年八十二公以
純德實學爲世師法然其不可及者有三曰水利之
學二曰曆數之學三曰儀象制度之學決金口以
下西山之棧而京師材用是饒復唐來以溉瀕河
之地而靈夏軍備用足引汶泗以接江淮之派而
燕吳漕運畢通建斗牖以開白浮之源而公私陸
費由省又前後條奏便宜凡二十餘事相治河渠
泊堰大小數百餘所其在西夏嘗挽舟溯流而上
究所謂河源者又嘗自孟門以東循黃河故道縱
廣數百里間皆爲測量地平或可以分殺河勢或
可以溉灌田土具有圖誌又嘗以海面較京師至
汴梁地形高下之差謂汴梁之水去海甚遠其流
峻急而京師之水去海至近其流且緩其言信而
有徵此水利之學其不可及者也古曆天周與歲
周小餘同於日度四分之一漢魏以來漸覺不齊
遂有破分之說而立法未均任意進退公乃每以
百年爲率小餘之下增損各一以之上推往古下
驗方來無不脗合且自太初迄于大明名曆七十

餘家其見施用於世者四中有三類多寫分換母
誇誑一時間有翹出如宋元嘉唐大衍近世紀元
不過三數然亦未臻至當考驗天事始雖親密旋
已不效公所爲曆測驗既精設法詳備行幾五十
年未嘗一有先後天之差去積年日法之拘無寫
分換母之陋此曆數之學其不可及者也舊儀既
多蔽礙且距齒但有度刻而無細分以管望星漸
外則所見漸展尤難取的公所爲儀但用天常赤
道四游三環三距設四游於赤道之上與相套在
內同附直距於四游之外與雙環兩間同結線距
端尺測日月星則以兩線相望劈取其正中所當
之刻之度之分之杪之數舊八尺謂夏之景尺
有五寸千里而差一寸其說見於周官周髀等書
千里而差一寸唐一行已嘗駁議八尺之表表桿
景促古今承用未之或革公所爲表五倍其舊懸
施橫梁每至日中以符竅夾測橫梁之景折取中
數與舊表但取表之景者殊爲審當公於
世祖朝進七寶燈漏今大明殿每朝會張設之其
中鐘鼓皆應時自鳴又嘗進木牛流馬雖不盡得
諸葛舊制亦自機妙 成宗朝進檀香漏又作屏

風香漏行漏以備郊廟從幸大德二年起靈臺水
軍運渾天漏大小機括凡二十有五皆以刻木爲
衝牙轉相撥擊上爲渾象點畫周天星度日月二
環斜絡其上象則隨天左旋日月二環各依行度
退而右轉公又嘗欲以張平子爲地動儀及候氣
密室事雖未就莫不究極指歸此儀象制度之學
其不可及者也初公年十五六得石本蓮花漏圖
已能盡究其理及隨衣忠宣公奉使大名因大爲
鼓鑄即今靈臺所用銅壺又得尚書璇璣圖規竹
篋爲儀積土爲臺以望二十八宿及諸大星及夫
見用觀其規畫之簡便測望之精切功智不能
其議羣衆無以參其功王太史剛克自用者也每
至公所覩其匠制未嘗不爲之心服魯齋先生言
論爲當代法因語及公以手加額曰天佑我元似
此人世豈易得嗚呼其可謂度越千古矣

濟南路大都督張公行狀

張起巖

公張姓諱宏字可大世爲濟南人祖崇屬金季喪
亂保民壁鄒平縣之巖堂嶺國兵下版其軍民五
十餘萬歸歛以勞績始受命爲東諸侯安集流亡
政尚仁厚所部殷足而境內以治庚寅歲觀

太宗皇帝賜錦衣三襲坐諸侯王上從攻河南睢陽沛徐邳獲其克王國用安伐宋破棗陽仇城六安未嘗濫及無辜以言脫民于兵甚衆

世祖臨御詢開國有功臣首及之優詔獎勵以濟南公致仕有慶及子孫長保河山之誓之語考邦傑襲爵勤於撫字凡可以裕民生植邦基者力陳于上賦之病民者數請蠲貸皆報可且以新造金虎符異金織幣服賜之而民或不堪賦及不得請至均為代輸之流民以歸疲瘵以蘇事集而人不擾朝廷考課為天下最乃割河間之將陵臨邑等

六處以旌治績仍并將陵為州初以贊子侍王潘娶阿可亦真氏生公性長厚自幼嶷然有成人風長博通諸國語及嗣為政一以繼志述事為心屬歲大旱徒步四十里禱雨龍洞既奠而雨霑足其在軍旅村循士卒號令嚴明于襄于揚累奏戰功世祖皇帝在王邸捻率兵伐宋公為前鋒得生口輒詢山川地形途所從出城郭向背主將誰某倉廩所實幾何守兵幾何一一為上陳之且逆策其可勝之狀畫其進取當自某處當用兵若干若指諸掌暨捷卒如所策上每曰汝殆身親歷耶

何其言之信也拔木樂山寨獲男女萬餘口咸釋之俾復王聚木人以王師之至所向欵附至陽羅堡上視師江北岸小山公進言彼宋舟師雖衆我以四百艘可必取之請偕水軍先濟江許之奪其大舡名白鷄者一大戰江中連勝我師增氣其偏將以二百艘直抵南岸宋師奔潰而公之北斗旗已樹矣上隨整諸軍渡江至鄂州公啓城東南維彼悉衆守禦號難攻請先諸軍以攻彼既下則城自陷矣攻之登其陴宋人悉力來奪公連戰復破之城隨陷上命公籍府庫秋毫不私師旋部

降民數千徙之內地嬰孺無失或有疾命醫視之皆全活上正位宸極有詔若曰乃祖爲國有收撫之勲治郡存節儉之業其父相繼致力於民承襲至卿餘風尚在又隨朕南進殊有功勞可遵奉先朝聖旨依舊懸帶虎符授濟南府行軍萬戶管民總管之職凡在所屬並聽節制敬持朕命慎守鄉司中統三年春李璫叛兵起益都率逆徒數萬擣濟南前此公億知其端條其逆跡等十事大畧以爲諸路城壁不修而益都因濶爲城國初以全師攻之數年不下今更包以輓石而儲粟於內且

留壯丁之轉輸者于府其志欲何為哉又諸路兵
又從征伐不得休息率皆困弊而壇假都督之重
擁彊兵至五七萬日練習整厲名為討宋而實不
出境士卒唯知壇之號令不復知稟朝廷之命平
章王文統故壇參佐儻中外連構窺伺間隙以逸
待勞此尤可慮又大駕前歲北征羣臣躬扞牧圉
而壇獨以禦宋為辭既不身先六軍復無一校以
從本欲休養士卒以覘國家虛實及駕還京師諸
侯朝覲壇又不至不臣之心路人共知國家去歲
遣使往宋寔欲百姓休息壇獨不喜其和奸欺叵

測方發兵邊境下竊兵威上失國信又如市馬諸
路無論軍民槩屬括買獨不及益都而壇方散遣
其徒於別境高其直以市其王文統與壇締交於
此尤著又中統鈔法諸路通行惟壇用漣州會子
所領中統鈔顧於臣境貿易諸物商人買鹽而鈔
不見售又山東鹽課之額歲以中統鈔計為三千
五百定近年互為欺誑省為二千五百定餘悉自
盜屬法制初新宜復舊額而欺盜仍前又前歲王
師渡江宋人來禦壇乘其隙偶陷漣州輒貪其功
悉留歲賦為括兵用而又侵及鹽課誠使壇絕淮

而南歲陷一二城壁去杭尚遠方今急務政不在
此而徒以兵賦假之不可不慮今亟宜罷王文統
而擇人代壇且徵壇從攻西北足以破其姦謀必
東南須壇鎮戍刺真督兵西南緩急豈能相及又
不若擬壇北行為策之善也如或不然尚宜中設
都督內足以分其勢而伐其謀外足以鼎立而禦
侮也公以其言秘俟燕間以聞二年元會 上命
公酒知公意有所陳謂之曰卿比還當陛見朕與
卿有言也十六日 上獵近郊宿郊壇旁夜召公
與語公遂具奏 上諭近侍以軍國密計毋泄至

是壇兵西來城守之卒數不滿千公遂偕其祖濟
南公告變京師半道詔以諸王合必赤總兵擊之
有旨諭衆安業俾郡縣兵從公討賊割山東鹽課
以濟師仍戒諸道兵毋肆侵掠以公為前導而壇
已據濟南諸道兵既合詔無攻城以傷吾民乃築
城周六十里圍之壇既不得出公率卒青齊境上
斷其饟道攻下寨柵脅從之民相率歸正逆徒數
突圍公及諸軍遁却之以功遷大都督秋七月甲
戌壇伏誅公言濟南民皆王民城為逆徒盜據今
罪人斯得恐軍士例肆虜掠請加敕兵毋入城於

是王遣將分掌門鑰尋有卒褫民婦衣斬首以徇
徇諸軍肅然至元初例遷真定路總管兼府尹加
鎮國上將軍有故吏擬拾公諸父罪辭連公上
以其有功特原之然猶免所居官九年師次襄陽
起公為懷遠大將軍新軍萬戶佩金虎符宋安撫
呂文煥守襄陽攻之不下諭之不從最後遣人往
招呂曰得張濟南一言吾無盟矣公持詔往諭文
煥遂舉城降十年授襄陽等處統軍使總兵十七
萬人十三年宋平公悉歸功諸將以在軍旅歲久
積勞成疾堅乞骸骨以歸與父言未嘗及平宋事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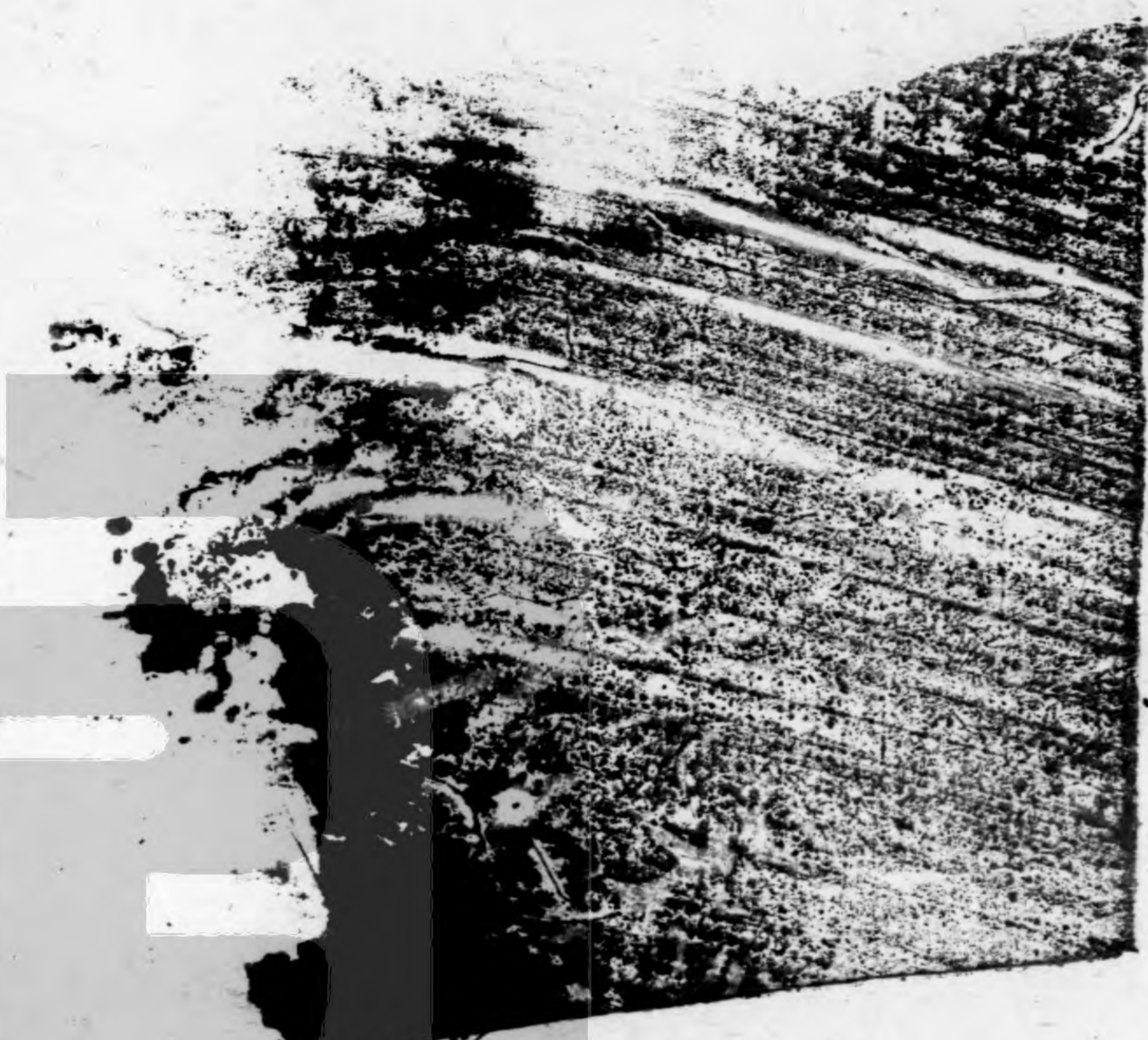
生遼東兀魯回河又其二女為燕王妃性樂其風
上且便畜牧遂畱居間歲一至濟南優游暇像以
佚其老二十四年十一月初五日薨于濟南私第
之正寢享年五十有九夫人某氏趙氏姜氏二孀
元節趙出元里姜出四女長也速貴為諸王忽刺
忽兒妃次適姜從吉次為金剛奴王妃次適洪澤
屯田千戶梁紹祖諸妻乃顏之牧連謀于兀訥忽
赤金剛奴也速貴以避順禍福反覆開諭不听故
及於禍始逮赴詔獄有旨詰之曰若與乃顏構亂
亦嘗有人諭止若等否彼具以妃所陳對上嗟

異曰是濟南張相子朕知其然矣命索之軍中賜楮幣二千五百緡給傳歸濟南表疾有司供億完貞初山東憲司以妃忠孝大節素著而供需不時繼乞賜田以足廩餼事聞加賜二萬緡元節襲公爵宣武將軍征西萬戶元里被吳王教建昌路達魯花赤男孫二那懷襲征西萬戶次某起巖先世故濟南僚屬幼及侍諸父既聞中表老人語公家善政嘉績猶歷歷能誦言流寓東平益都境其青年叟亦論東諸侯為政尚忠厚崇信義而不奪其力惟濟南為然餘弗及也至元之罷侯守民蓋有

視其故侯如路人甚至追之如仇讎者公遷真定民傾城攀留西至郭門咸嗚咽俯伏羅拜擁馬不得行曰我公不復惠我民矣公亦悲莫能仰視諭解久之方得出郊民望哭聲震原野又懷思遺愛為樹碑頌德祝其富壽及公被新軍萬戶之命過家觀濟南公民聞公之至郊迎者相望於外里巷室家悅喜於內是果何自而致哉良由濟南公性鍾仁恕動合天理推之以惠其民先公及公一遵其政故得民也如此又聞青寇逼濟南濟南公怒曰國家何負李全而賊子敢爾昔吾壯盛

時全猶不敢易吾賊子何爲者耶惜吾身老兵戍
宋境不時至致賊子得肆其逆吾唯以死捍賊終
不鬪吾民也於是誓衆曰凡吾子孫卒屬有不一
力討賊者吾有劔在衆聞其言勇自百倍乃諭僚
屬士民壁南山自保躬將輕騎駐將陵以拒擅故
識者謂濟南公寧以身綴豕突之鋒而不忍死其
民於矢石之下其忠仁勇爲何如也故身備五福
顯膺上爵善始令終復有先公與公以濟其美天
之報施理不誣也公嗣子元節忠勤廉正鎮禦有
方總戎遠征威惠兼濟嘗爲征西元帥府薦充副
都元帥國家有大慶資恩數與諸王等元節偕其
諸兄以公平昔事迹求爲行狀故詳錄其實而以
諛聞附庶備宗工鉅儒之采擇云

國朝文類卷第五十



Vertical text in a column, possibly a label or description, written in a cursive or handwritten style. The text is partially obscured by the watermark.



Vertical text in a column, similar to the one above, written in a cursive or handwritten style. The text is partially obscured by the watermark.

